今鄂州當江湖之衝西距郢南距江陵東北距九江吳文帝嘗都於此東晉桓溫梁陳之際魏稱盛府

九江

今江州魯人謂北控群蠻西連荊郢晉江州所領兼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開而不改嘗以貴王大臣為都督刺史

周瑜赤壁之勝

後漢建安十三年操東下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荊州之地南朝開而不改嘗以貴王大臣為都督刺史得閒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肅瑜不可瑜曰得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遂於赤壁黃蓋曰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火燒盡北船

呂蒙謀殺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于樊呂蒙忌羽居上流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誉彈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驅

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不如全羽全據長江形勢

益張易數守

呂蒙殺羽入江陵

蒙襲羽至尋陽盡伏精兵艫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

盡得羽沿邊屯候遂入江陵

隨客使魏

魏黃初二年帝曰吳難魏乎答曰吳王帶甲百萬江漢為池

魏帝問討伐吳蜀

黃初四年帝問賈詡欲伐吳蜀何先詡曰吳蜀雖小國依山阻水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

鄧芝吳蜀二長

四年蔣遣鄧芝使吳芝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

魏帝嘆江之險

五年帝大興兵御龍舟至廣陵江水盛長帝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

聲無所用之

天限南北

六年冊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帝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陸抗論江

晉泰始六年陸抗疏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

吳彥鎖江

八年王濬作船木柹敝江而下吳彥為鐵鎖橫斷江路

羊祜論水戰

咸寧二年祜疏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選鋒

城池去長入矩非吾敵也

羊祜陳伐江南

四年祜病遣

加華就問饗兼私祜曰孫皓暴虐若不率而沒吳人更立令

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

孫欽嘆北軍飛渡

太康元年王濬出巴東攻丈筏收鐵錐以火炬燒鐵鎖克西陵龍驤樂鄉

孫欽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隨入建業

濬自武昌順流徑趨建業

新亭對泣

永嘉五年名士暨新亭游宴周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相視流淚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祖逖渡江

建興元年逖擊楫渡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庾翼鎮武昌

咸寧八年庾翼在武昌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水牋曰武昌實江東鎮成之中非但衍衡上流而已緩急赴告殿奔不難

表喬論沿江重
永和二年元溫將伐蜀將行不可表喬曰沿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
也
羲之論保長江
八年殷浩北伐無功謀再舉羲之遺書曰今軍旅資竭保淮之志非所
復及莫若還保長江自長江以外驅縻而已不從
孫綽論長江
隆和元年溫請遷都洛陽孫綽疏曰昔中宗龍飛實顧萬里長江盡而
守之耳
苻堅寇江
太元六年苻堅入寇襄曰晉雖微弱謝安元帥皆江表偉人君臣輯
睦未可圖也石越曰我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堅曰今以吾
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何險之可恃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至瓜步伐葦為筏聲言欲濟江建康震躍民皆
荷擔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曰檀道濟在豈使胡馬至此
長江為限
梁承聖二年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
長江天塹
祥明元年隋軍臨江施文慶流客卿抑奏報而不言後主謂侍臣曰王
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
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以為然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賀若弼濟江
隋開皇九年若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集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
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悉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後以為常
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設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
樊若水建取江南

宋朝開寶七年江南人獎若水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舸載絲絇其中維南岸而渡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如其策

太祖造浮梁渡江

冬還八作使郝守濂率丁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碑口乃成十一月移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建康天險

建炎元年酈瞻在劉珏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請定計巡幸

水戰之備

三年呂頤浩奏陰為過江之備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雖防江易近雖在鎮江之岸繇拘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荊南抵儀真可渡處

[illegible]不可預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illegible]

[illegible]探賊遣船具詣水戰利害

[illegible]忠失吳越之行

上駐驆江寧虜報至召諸將問駐蹕之地韓世忠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遂決吳越之行

虜人來石頭江

紇石烈志寧以六萬人列成江南岸而渡過江先走歲真虜入建康遂自采石濟江

[illegible]金山之處

四年元术回至鎮江韓世忠駐焦山以邀之世忠兵止八千裹海船百餘艘以載襲入劾授諸軍論建者虜雖十州噪而前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首尾絕一綆則曳一舟不得渡元术繫渠道去

[illegible]馬防虜

金虜破楚州范宗尹曰虜未必所渡趙鼎曰勿時其不來時吾有以待

之

趙鼎陳諸將禦江

紹興二年秋上曰寇或南来不避如何顺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敢便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

張浚視師江上

四年世忠提大義屯在江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趙鼎薦張浚福州居住可當大事詔發知樞密院事往江上視師

趙鼎陳計

鼎密陳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不可門渡江便退耶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三衙揚沂中劉錡謂鼎曰探報如此加慎莫須動鼎曰方遣二君舉兵趨常潤合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無他術也二人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御史魏矼言當罷請和二字以攻中待之

張浚至鎮江部分諸將世忠與兀术書請樞密已在北矣虜聞之氣奪甚生虜病篤韓常勸兀术曰無鬬志苟強渡之過江必多叛者兀术一夕遁去麟視亦北走

張浚視師

六年都督張浚行邊郡視師時淮東宣撫韓世忠駐承楚淮西宣撫劉光世屯太平沿江東宣撫張浚也建康湖北京西招討岳飛在鄂朝論以邊防空缺動尚多後獨謂楚漢用兵之際漢駐兵穀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以世忠雖有他岐捷徑敵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際入該大舉者則兜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必環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欲安乎

張浚會大帥議事

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承楚以圖淮陽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亦建康為進屯肝胎之計命楊沂中領精兵為浚後

張浚請幸建康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憒慢不敢自暇自逸臨安易生驕肆乃請幸建康

浚復出江上

浚復出江上視師時諸將聲勢不和及沿江一帶更無軍馬諸將欲退保江淡力奏異議乃息揚沂中遂賊于李家灣

高宗駐蹕建康

七年上駐蹕建康

劉錡順昌之捷

十年兀术渝盟劉錡捷於順昌

拓皇之捷

十一年兀术再舉丙戌錡至拓皇適與岳飛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虜大敗

建康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哨集外據江津分數千人守焉家渡虜果使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出

陳康伯四策

三十一年康伯四策沿江諸郡增壁積粮為歸宿之地

康伯請決聖意

五月康伯奏敵國渝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振

汪澈請置師江上

御史汪澈言置師江上而專付閫外之任

葉義問督視

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會人虜允文為參議軍事起張浚判建康

命吳拱護武昌

虜揚聲欲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虜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吳

拱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回鄂汪澈止之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

虜果犯襄陽拱遂破之

元頴亮明日渡江

王權退采石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代以李顯忠時知建康張燾至府才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就寢允文即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適諜者言虜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王麟堂公何以為策曰燾當以死守

亮麾衆渡江

亮駐車和之雞籠山丙子亮酥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皆在而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張振王琪稍任責

允文區處江事

允文往采石督舟師未至十餘里聞鼓聲震野官軍十五日坐路旁諸問之衆曰天節使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裁曹不解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允文不聽驀馬至采石趨水濱麾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後載皇盛新等問之曰虜萬一得濟汝輩走將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朝廷已別選將此軍矣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虜以未日過江我當自先與諸君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在此有功即當之授之皆曰既有所主請為舍生一戰允文即與浚等謀整步騎陣於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布陣始畢風色作亮舟小紅旗麾其舟自枻林口出虜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將及岸官軍小却允文顧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記文字耳俊即揮刀出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鰍沖虜舟分為二官軍呼曰天助勝矣併擊金人金人所用皆撒和州民居室扳所造及棄江濱渡舟底刻銷皆不能動遂盡死於江中其回此岸者亮盡敵

殺之

採石之捷

乞文奏捷夜半復布陣待敵遣盛新引舟師自楊林渡口戒曰若虜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舡則以慰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騎望之遽却

李橫權錡職

錡病退屯鎮江集義閒以李橫權錡職趨令渡江錡姪汜同往軍不利

措置守江

上以橫汜不利差杨存中措置守江以成閔為淮東制置吳拱為湖北制置李顯忠為淮西制置亮以書招玉權以携我衆允文用顯忠計徼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鴈張至此朝廷已特權重置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高大慈遂抵瓜州

諸將按試車船

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與楊存中等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

舡抵瓜州將過岸復回虜兵皆持滿少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回箭如飛虜衆相顧駭愕亮笑曰此紙船耳

諸酋射殺逆亮

亮聞李寶在海道欲其戰艦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渡過期盡殺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淹敗之禍退有敵殺之憂柰何遂射殺亮

北上勞軍

張浚汰上勞軍一軍見浚必為從天而下

吳芾乞留建康

吳芾乞留建康

三十二年上至建康吳芾奏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

淮

淮

長江所恃以為藩籬者淮也淮東以楚泗廣陵為表則京口毓秀建康姑熟得以捍蔽江西之鎮潯陽為

重而舒斷實淨陽之衣湖北之鎮武昌為緊而齊安實武昌之表

廣陵

今揚州。魏文帝至。佛狸嘗頓軍。郡鑒謝安曾鎮北。高宗皇帝駐蹕于此

淮陰

今楚州。謝安蕭道成曾鎮此。趙普曰楚當勞衝所以蔽兩淮

肝眙

今盱眙軍。臧質嘗守此。呂頤浩曰駐維揚當以輕軍屯盱眙以備衝突淮東

合肥

今廬州。魏明帝曰先帝東置合肥賊來輒破地有所必爭也魏文時滿寵表合肥西三十里有險可依立城名曰新城時張遼行淮上築廬州城

壽春

今壽春府。魏與吳晉與符堅宋武與拓跋氏血戰而爭此前此之衝也紹興劉錡嘗渡江援壽昌

雄陽

今和州。孫策圖江表起於此蘇峻潰橫江以劫姑熟歷陽者姑熟之門戶楊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淮北

兩淮山墅

由少室而來至于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降危岡斷壑纍纍相屬接于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水寨

淮東川澤之國九爾小洲大渚汊澳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縣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寨

淮西烏林之地凡巉嶺峭崖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

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寄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下凡有九十四處和外有無水之寨六

寨官寨將員數

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備補資秩為之主宰每十寨置寨將一員令檄省將差為之提督

孫權戒勑春月方生

後漢建安十八年勑軍濡須步騎四十萬權率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權戒勑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勑曰權不欺孤乃還

孫權圍合肥

二十年權圍合肥時張遼等少守必合肥權守十餘日城不可拔乃還

朱亘守濡須

魏黃初三年吳侍子不至帝怒伐吳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直圍南郡吳呂範督舟師拒休未亘以濡須督拒仁

曹仁向濡須

四年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亘吳才五千人諸將各有懼心亘諭之曰王雙虜中洲中洲者亘部曲妻子所在亘遣別將擊雙等身自拒泰泰燒營退亘斬雕虜雙死者千餘人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曹仁既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亘與諸軍共救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曹公自來則不足憂況仁等耶仁遣子泰攻城分遣常雕

魏帝至廣陵

五年魏大興吳伐吳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難息而去

魏帝如廣陵

六年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吳嚴兵固守帝見波湖湧歎息而去

諸葛亮約吳伐魏

青龍二年亮出斜谷遣使約吳同入大舉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

肥新城衰號十萬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汚口向襄陽孫韶孫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浦竈欲拔新城致賊壽春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圍邳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吾將自征之救司馬懿堅壁以挫亮鋒七月帝東征吳主聞大軍至遂遁

諸葛脩圍新城

吳諸葛恪前破魏兵遂有輕敵之志復入寇淮南圍淮南連月不拔會大暑而退

祖逖渡江

晉建興元年祖逖擊楫渡江也淮陰起冶鑄慕兵二千餘人而進鎮雍丘

褚裒伐趙

永和五年趙亂褚裒表伐趙即日戒嚴直四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蔡謨曰今日之事始非寄舉所及陵敗裒還葅廣陵

殷浩保長江

八年殷浩北出許洛無功謀再舉義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今軍破資竭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長江之外羈縻而已不從

苻堅寇淮

太元三年秦兗州刺史彭越請東西並進堅從之使趙督東討諸軍事會俱難冀毛盛等皮鄧七萬寇淮陽盱眙超擾彭城俱難克淮陰

苻堅寇淮南

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城東會超攻淮南五月難超拔盱眙六萬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敗北走僅以身免

謝元泥水之捷

八年堅大舉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先遣符融至潁口築成攻洛澗詔以

謝元為都督謝石謝玄柏等拒之元遣劉牢之趣洛澗斬梁成其騎
崩潰皆赴淮水堅進也壽陽列陣臨肥水元軍不得渡使謂符堅曰
但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逼而殺之遂壓却衆亂不能止元與玄伐以
精銳八千濟肥水堅衆潰
圍去

魏攻肝胎

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自廣陵歸悉力攻肝胎滅質固守凡三旬乃解

魏寇壽陽

齊建元二年魏元嘉與劉昶入寇壽陽垣崇祖於城西北堰肥水壅北
築小城使數千人守之崇祖決堰衆溺死皆退走

齊淮南入于魏

永元二年裴叔業以壽陽降魏上以元勰鎮壽陽遣崔慧景赴壽陽不
克六月陳伯一帥攻勰擊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
追還淮南遂入于魏

韋叡拔合肥

梁天監四年大舉伐魏五年韋叡攻拔合肥

韋叡救穆離

六年命叡救鍾離或勸叡緩行叡曰今鍾離鑿穴而處負尸而汲車馳
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景宗與叡合兵攻魏橋魏車大潰

梁堰淮水灌壽陽

十三年梁堰惟水以灌壽陽城成而復壞

侯景反壽陽

太清二年侯景反於壽陽

吳明徹拔壽春

陳大建五年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明徹敗淮

十年周滅齊上欲爭徐兗督軍伐之明徹圍彭城列舟艦城下王軌據
淮口結長圍以鐵索貫車輪流清水以遏陳船歸路明徹舟並礙不得

過軼引兵屬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淮南盡歸周

賀若弼鎮廣陵

十三年隋賀若弼鎮廣陵韓擒虎鎮廬江

隋問高熲取陳策

陳祥明元年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旱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然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隋用其策陳人始困

裴度平淮

唐元和十二年憲降元濟於城上梯而下檻送京師淮西平

世宗征淮南

周世宗顯德三年帝下詔親征淮南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

高宗駐揚州

建炎元年虜過東京上駐驆揚州

呂頤浩請俟夾淮一戰

三年頤浩請申敕諸將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又駐維揚當以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

張守防淮之策

守言二策一防淮一渡江若屯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賊兵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則舟楫拘於南岸虜或以精騎間道先絕吾渡江之路北可患者一渡江則去中原益遠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可患者二若為中原計而幸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高宗南渡

二月虜犯淮倉卒南渡

虜犯淮

冬虜陷滁犯壽春官吏以城降犯無為守臣與民渡江南歸陷廬犯和

守以城降北真守棄城

虜寇淮東

四年秋撻辣寇淮東詔劉光世住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又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

張浚不救楚州

楚州危趙立告急趙昺欲遣張浚往救浚曰虜鋒不可當徒手搏虎併亡無益昺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將之心浚曰根本未固人心易搖此行失利可以善後昺曰江東新造金繒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俊力辭乃詔岳飛掩擊因令光世遣兵渡江以為援

虜攻秦州水寨

紹興元年撻辣攻秦州水寨為張敞所敗擒其婿萬戶不剌殺五千餘衆

未勝非陳淮五事

二年勝非陳經營淮北五事。二謂遣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頃徵解之未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五謂渡淮之後有助順土豪可擇者擢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

虜偽寇淮

四年劉豫子麟姪猊窩里嗢等自維揚分道入寇舟師由清河擾楚騎自渡淮擾滁上曰朕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決於一戰時江東宣撫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撫張浚軍在采石淮東宣撫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張浚移軍建康於是光世進屯太平州世忠復過江駐揚州

高宗親征

下詔親征始正豫逆罪人皆鼓勇朝士尚多懷疑昺曰願不為群議所移

詔於年會議進兵

詔於年會議進兵

詔樞密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

世忠大義之捷

韓世忠戰守大儀北岳鬼軍各持長斧上堤入胸下椗馬足遂擒擊壁
也兀术走還泗上

民兵擊賊

特承楚秦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上曰淮民未能安業今乃力
奮忠義宜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

收斂救廬州

虜犯廬州知州仇愈發戍兵千人拒之無一還者

張浚視師

六年浚視師命世忠屯承楚光世拒廬浚屯盱眙

蠲豫分道入寇

九月上發臨安豫聞上將親征簽鄉兵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統之
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視統之報至浚復往江上視師時浚駐盱眙
中屯泗上世忠在楚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光世之兵在太平州遣
經略淮濠廬而公江一帶更無重馬朝廷甚憂之

時疑虜偽合兵光世奏廬州難守欲還太平諸將議欲保江浚及光世
曰賊豫之兵必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
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或請上回臨安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
江之險與虜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粮就運以
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
必勝一有退意大事去矣額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
書報浚臨軒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浚奉此詔異議乃息光世已會廬
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
徇光世衆還廬賊次濠壽浚拒之詔併以淮西屬浚

沂中李家灣之捷

貌過定遠以犯建康楊沂中悉衆以出至李家灣與貌遇吳錫率勁卒
五千突入貌軍中賊潰亂沂中乘之大破之而聞貌敗亦潰虜廢豫之
意決

張浚築廬城

七年朝廷謀此伐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築廬州城

鄜瓌類

秋淮西軍統制鄜瓌全軍七萬降豫是冬虜屢豫

劉錡順昌捷

十年兀术渝盟錡敗之於順昌

劉錡拓皐捷

十一年兀术謀再舉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乙卯果入寇犯壽春府命錡渡江禦之虜陷壽春錡至廬虜騎大集錡退以避其鋒虜入廬州錡退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擬之以逼虜衝軍勢復振兀术直擾和州淺副白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虜退浚復和州錡至拓皐適與虜合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而陳王德與田師中先薄其右隅虜陳動錡與諸軍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虜大敗遂復廬州二月捷書至

勿以議和為意

秦檜曰山陽所以扞淮東東關拒淮西水路又山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浚盈脩守備今雖遣使然勿以議和為意但作不講和處之爾

秦伯脩陳淮策

三十年亮將渝盟右僕射陳康伯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同樞密兼義問奏兩淮形勢在今為急荊南劉錡則均襄隨郢光化棗陽之所隸也諾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鄂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要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

汪徹言飭邊備

三十一年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汪澈言此陰盛也願飭邊備

陳康伯四策

康伯畫四策一今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三淮東閫寶將驕卒必不可專用四沿江諸郡增壁積粮以為歸猶之地

汪澈言守淮要害

澈言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又言淮南山水寨畫水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

劉錡屯揚州

錡屯維揚新復海泗二州

棄義問督視

義問督視江淮名文參議

王權棄廬壽

劉錡遣王權迎敵權迂遲不進錡再激權不得已發兵至廬州戍守次

擁群刀斧自衛不援與俟

王權棄和州

權又棄和州棄采石中外大震

劉錡皂角林之捷

虜萬戶高景山犯揚州錡禦之於清河虜以輜重舟載糧秣而上錡募善沒者鑿沉之錡俄病嘔血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虜遁江錡設伏皂角林誘虜入擊發虜敗軟景山

成閔援淮西

成閔發應城縣回援淮西

李顯忠代王權

十一月棄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以李顯忠代之命甫往無湖趣顯忠交權軍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邊防門

海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海無半日之須江淮周要津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為腹心之憂巨海揚舲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自薦吾腹心之所江淮之師雖列百萬各堅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防海之兵如許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藩定川之屯僻處於四門之海濱僅足為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遼遠吾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翅五百里定州里定川抵浙江